

上世纪80年代，在澳大利亚攻读博士、研究《未名社》的钟慕贞女士，在《新文学史料》上看到我的一篇短文——《韦素园传略》。她给我写信，讲了几句客气话“言归正题”，说她见到的有关未名社的文章，对韦从芜的评价，一边倒的是政治贬滴，而她的研究，是韦从芜在未名社时期的文学状况，这方面的材料特别缺乏，渴望我提供有关材料。我给她寄去一些从芜叔的创作和翻译作品，她来信表示感谢。过了一阵，她返华探亲到南京见我，可我这时已调总社《半月谈》杂志社工作了。大约到了年底，她到北京找我，我却返回南京度年假了，就这样阴差阳错，我们没能交谈。我回到北京后，收到她托友人倪华莺转给我一封信，问到两个问：一是1930年韦从芜负责未名社社务后，未名社有无再出版作品？二是韦从芜的办刊主张如何？接信后，我用多些时间把未名社的有关文章重新读过，针对钟女士的问题作了些研究，现作介绍以飨读者。

鲁迅先生在1926年“三一八”惨案后，被迫南下，未名社的社务由韦素园接手。1927年素园病后，由李舜野和台静农负责。到1930年的状况是，鲁迅先生在上海，韦素园病卧西山，曹靖华远去苏联，李舜野和台静农也已分别到大洋任教。因韦素园心爱未名社，舍不得放下，便与李、台商量，由弟弟韦从芜负责支撑着。这实际上已是在打“强心针”了。这一年，在韦从芜经营下，再版了鲁迅先生创作的《坟》和译著《出了象牙之塔》，出版了台静农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《建塔者》，出版了从芜自己的译著《罪与罚》、《英国文学：拜伦时代》等，成绩也算差强人意了吧。但独角戏毕竟是难唱的。韦从芜勉强支撑着，在两次奉书鲁迅先生后，便去上海谒见先生，汇报社务，请示办法。其实，未名社日趋艰难时，1930年1月9日，鲁迅先生在给李舜野的复信中，就提出了结束未名社的意见：“未名社既然如此为难，据我想，还是停止的好。所有的一切书籍和版权可以卖给别人的。否则，因为收旧欠而添新股，添了之后，与旧欠并无必得的把握，无非又添上些新欠，何苦如此呢。这不是给分销处做牛马吗？”因此，从芜到上海向鲁迅先生汇报后，也只好结束未名社。

未名社的善后工作，关键是账务清理。这一问题，近几十年来，有几位鲁迅研究家总是不断指责着韦从芜。在改革开放前，韦从芜因为所谓的历史问题，没有说话的可能。之后，他逝于1978年。于



本版责任编辑：徐缓

答钟慕贞问

韦 顺

是，事情的真相就被埋没了。事实是1931年6月10日上海《现在文学评论》杂志第1卷第3期上就说了。这一期刊载过《韦从芜已赴北平》的消息，说：“北平，未名社主干韦从芜，在沪结束未名社各项账款，结果极为圆满，已于6月7日离沪返平，将在某大学任英国文学史教授，聘约已决定一年。”当然，这里说的“圆满”，不是未名社各位的版税已付清，而是说已结算清楚，可以用此后出版作品的所得归还（包括韦素园病中开支，从芜也揽下了）。这一点，1932年9月他给鲁迅先生的信，就专门讲了账款问题：“旧欠百元，至今不能奉还，万分不安！年内但能周转过来，定当奉上不误。外透支版税，结欠先生五百元，去年曾通知由《罪与罚》版税付还，该书再版想已出书，因我四月在上海就已印就一部分了。兹另致开明书店一信，祈派人送往开明一询为祷。”韦从芜是践行自己诺言的，这有鲁迅先生1935年11月14日给开明书店章锡琛的信为证：“雪村先生：韦从芜版税，因还未名社旧款，由我收取已久，现因此款，大致已清，所以拟不续收，此后务必寄与韦君直接收下为祷。”鲁迅先生是郑重严肃的。而且，未名社结束后清账的实情，已有李何林先生最后善清公开宣布了。可谁料到此后几十年，还有着良知、不分青红皂白者，在发表的文章中或在编辑他文章的附言中，还说韦从芜“把未名社的清理工作抛到了脑后”；或说韦从芜“一九二六年鲁迅南下后，他接编《莽原》，后又主持未名社社务，因滥支社款，令该社于1931年解体”。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。

再说一下韦从芜的办刊思路。未名社成立前，鲁迅先生在《京报》上开了一个《莽原》周刊。1925年夏未名社成立后，《京报》停止了外界副刊。于是，1926年始，未名社在鲁迅主持下，办了《莽原》半月刊杂志。1926年“三一八”惨案后，鲁迅先生被迫南下后，韦素园任主编。素园1927年因病离开后，李舜野和台静农负责。1928年杂志改名《未名》半月刊，因内容不大受读者欢迎，日趋艰难，到1930年4月停刊。韦从芜曾为了刊物物能继续办下去，提出了改革方案：把刊物改为文艺性浓些的月刊，请骆驼社的周启明、张凤举和徐耀辰等撰稿。他将这个想法向李、台提出时，遭到了批评，说他这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。当时，从芜以为他们的意见代表了鲁迅先生的意思，此事只好作罢。其实，早在1927年11月3日，鲁迅先生给李舜野的信就说过：“《莽原》的确少劲，是因为创作、批

怎样在红色文化研究工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、越走越宽？根据我多年从事红色文化研究工作的实际，对年轻人谈两个方面的感受和体会。

第一方面，在思想上、主观上要有“五心”。

有决心。热爱红色历史、喜欢红色文化、愿意从事红色文化研究是基础，是前提、是关键。一个人很难在自己不喜欢的领域里创造出辉煌的业绩；大家首先要对红色文化研究工作感兴趣、有爱好，没有兴趣和爱好的同志要想想方设法地、千方百计地培养自己的兴趣和爱好。干事要有决心，创业要有勇气！大家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、破釜沉舟的勇气、背水一战的气魄，才能做好红色文化研究工作。

有信心。大家要相信自己的智力、能力，要相信自己的智慧、本领；“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定登攀！”爱好是基础，信心是支撑，大家年龄轻、学历高、能力强，有比较扎实的基础；大家成长在金寨、工作在老区，红色资源积淀深厚、红色历史灿烂辉煌、红色文化丰富多彩，有得天独厚的优势；前辈们在红色文化研究方面给大家开了篇、破了题，做了很好的铺垫，为大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。此外，时代发展到今天，科学威力无处不在，这也给大家开展红色文化研究工作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。

乡村的夜晚，老早就灯火通明，放鞭炮和烟花的声音此起彼伏。又是一年除夕夜。我们家更是热闹。经过全家总动员，下午五点到刚，便开始鞭炮放烟花，燃香祭祖，然后开始年夜饭大餐。按惯例，首先是父亲发表献辞。他举起酒杯说：“2021年，对我们家来说是大喜之年。一是儿子和儿媳妇在老家为我们盖了这么漂亮的房子，让我们老有所居，安享晚年；二是孙子考上了研究生，学业上更进一步，前途更加光明；三是儿子加入了省作家协会，人们都说我们家出了作家。这第一杯酒，共祝我们家喜事连连！”我们共同举杯，一饮而尽。

“这第二杯酒，重温一下我们家的家风家训：亲人和睦，勤俭持家；与邻为善，予人方便……”父亲在重复着家风家训，我的思绪却回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除夕之夜。那时，我们家开了一个小店。一个大年三十的午后，父亲在小红店里整理货物，我在柜台边玩耍。这时，我们队里张寡妇家的孩子来了，怯生生地说：“过年了，我们家没有吃的，妈妈让我来赊点面条和盐。”“面条卖完了，盐也没有了。”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大过年的，东西怎么能往外赊呢？那是不吉利的。小孩绝望地走了。“他来干什么？”父亲从里屋出来，问我。“他要赊面条和盐，不过我说没有了。”我正因为自己的聪明而得意。谁知父亲突然就绷起了脸，然后拿了许多面条和盐，还从米缸里舀了几碗米，放在一个小筐里，对我说：“把这些给张阿姨送去，再向她道歉！”看着父亲那吓人的脸，我只得乖乖照办。年夜饭后，父亲给我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，他说：“……助人为乐，与邻为善，予人方便，予己方便……”然后，父亲就给我们家定下了家风家训，并在每年的除夕之夜重温一次。

“爸，怎么走神了？奶奶要和你喝酒呢！”儿子的话把我从回忆中拉回来。“妈，我敬您一杯！”看着母亲苍老的脸，我心里涌起一股难过的情绪。母亲目不识丁，却一生善良，为这个家付出太多。记

冬腊菜生长期短。阳历九月中旬，施足底肥，将菜苗移栽，很快活棵。它长着锯齿状的叶片，叶片上有细毛。阳历十月，阳光充足，它迅速生长，青滴滴的叶子很快舒展开来，十天半个月就能盖住地面，满畦碧绿，招人喜爱。十一月中旬，它好像忘记了季节的更替，把根牢牢地扎入土壤中，还在一个劲地疯长。小雪过后，主人计算着日期，看着盖满园地的冬腊菜，满心欢喜。趁着大晴天，将它们铲了，刚铲下的冬腊菜水分大，叶茎青中泛亮，娇嫩欲滴，手一碰菜茎，那叶茎便断了，好脆，须让太阳晒上几天，叶子失去部分水分，叶茎变得柔软一些，才用竹篮挑到小河边或者水塘里洗干净。洗腊菜要有技巧的。妻子告诉我，洗菜时整棵菜不要拆开，去掉黄叶，用手抓住菜根，把叶片散开并浸入水中，使劲地来回摆动，可以把菜心里包裹的杂质洗净，然后放到跳板上，再把叶片搓揉几下，放到水里摆动几下，便完成了。洗腊菜是一项体力劳动，挺耗费精力的。将腊菜挂起来晒干水，菜棵颜色变淡，菜棵柔软即可。此时收来家放到案板上，开

除夕夜的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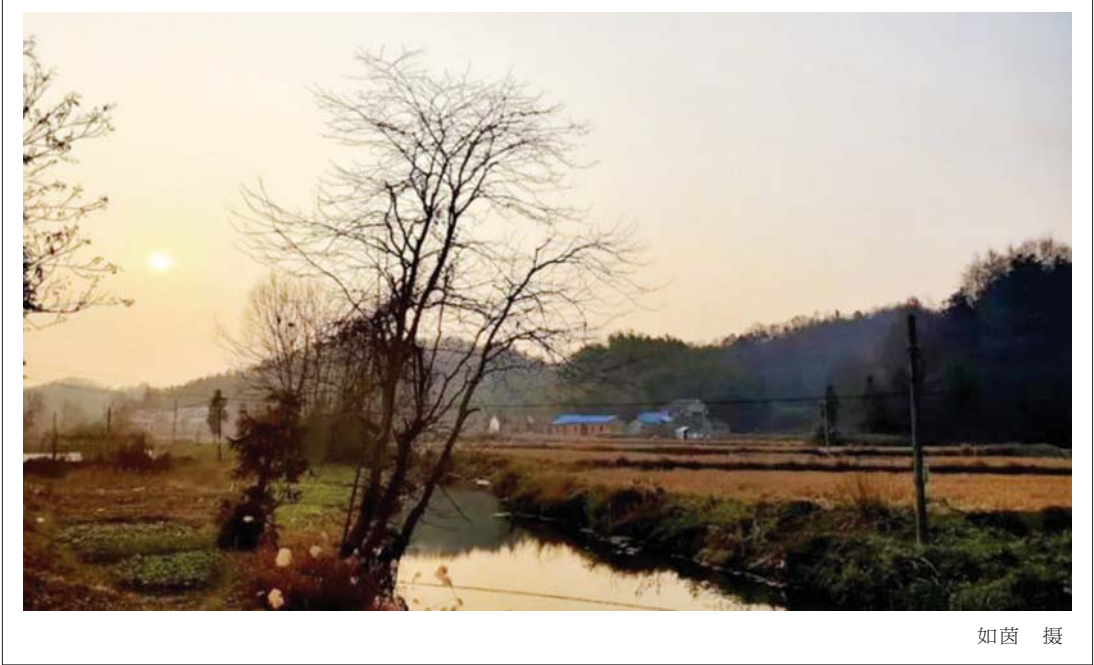
杨兆宏

得我还在上小学时，一次，家里请木匠干活，屋子内外摆了一地东西，第二天一早，母亲给我做早饭，刚出屋门，脚便被钉子狠狠地扎了一下，顿时血流如注。可母亲竟一声未吭，忍着给我做完了早餐。中午放学回家，见母亲在挂盐水，我才知道原委。母亲啊，您是忍着怎样的痛才做完那顿早餐？如今的您，体弱多病，耳聩眼花，可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，您依然不停地忙碌着！“这杯酒，我敬你吧。这些年，你辛苦了！”我对妻子说：“把这些给张阿姨送去，再向她道歉！”看着父亲那吓人的脸，我只得乖乖照办。年夜饭后，父亲给我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，他说：“……助人为乐，与邻为善，予人方便，予己方便……”然后，父亲就给我们家定下了家风家训，并在每年的除夕之夜重温一次。

“爸，怎么走神了？奶奶要和你喝酒呢！”儿子的话把我从回忆中拉回来。“妈，我敬您一杯！”看着母亲苍老的脸，我心里涌起一股难过的情绪。母亲目不识丁，却一生善良，为这个家付出太多。记

始切，切腊菜最好切细一些，便于腌制。将切成细末的腊菜放到干净的大盆里，倒入适量的盐，反复搓揉，让盐充分浸入菜里即可。接下来，便是装入菜坛里。腊菜装坛要压得紧密，装坛入坛时，先放入一层菜末，便用棒槌使劲地捣实。捣菜时要用力气，使出浑身解数，双手抓住棒槌，全身力气压在棒槌上，旁边有人抓住坛口，不让他倾斜。一层压实，再加第二层，压实，层层加压，快到坛口时，坛子里的咸水，含着泡沫往外溢出，散发着腊菜的清香味。妻子说，腊菜腌得好，一要把握住盐的

说苦道累，愣是把我们家带上了小康。外面烟花爆竹声依旧热闹，我们的家宴也达到了高潮。父亲转身从供桌上把刚领到的“美丽庭院”示范户的牌子拿过来，



如茵 摄

情系冬腊菜

王宜茂

分量，二要压实，菜在坛子里很板结，即使坛子烂了，坛子里的菜依然是坛子形状，不会散开。半个月左右，把坛口用布扎紧，再把坛口倒过来，除去水分，菜会更好吃。冬腊菜烧肉，是一盘绝好的佳肴。选精肥适中的猪肉，切成小块，放到锅里炒出油，倒入腊肉，切入辣椒，生姜片，加入适量的水，反复烧上几滚，让肉味浸入菜中，揭开锅盖，冒出的热气都氤氲着香味，让人垂涎三尺。宋代朱敦儒在《朝中措》写道：“自种畦中白菜，腌成饔里黄雉。”写得格外有趣。说自己懒得治了，还种了些白菜腌咸菜，咸

评少而译文多的缘故。我想，如果我们各定外国文艺杂志一两份，此后专向纯文艺方面努力，一面介绍图画之类，恐怕还要有趣些。”1928年2月22日再次给李舜野的信中又说：“《未名》的稿，实在是个问题……所以我想可否你去和在京的几个人——如凤举、徐耀辰、半农先生等——接洽，作为发表他们作品的东西，这才便当。等我的译著，恐怕是没有把握的……从芜兄现在不知在何处，有一信，希转寄。”隔一日，先生给台静农的信又提到此事：“说起《未名》的事来，我曾向舜野说过，即请在京的凤举先生等作文，如何呢？”但不知为什么，这些信，李、台没给韦从芜知道。办刊物，要使之立足和读者爱读的主张，鲁迅先生是一贯的。我们看到他1933年6月20日给棉花文艺杂志的信还说过：“还在开垦时代，作品似以浅显为宜，也不要激烈，这是必须察看环境和时候的……万勿贪一种虚名，而反致不能出版。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，若专一冲锋，而返遭覆灭，乃无谋之勇，非真勇也。”

拙作引鲁迅先生这些话，以说明韦从芜的办刊思想和鲁迅先生当时的想法相似。只因李、台俩先生反对而未践行。

耕耘在红色文化研究领域

胡遵远

有狠心。从事研究工作，既需要动脑筋、花心思、下功夫，又需要吃苦耐劳、刻苦钻研。没有狠心、力度不够、标准不严、没有恒心、坚持不了、难以成功，大家千万不要“同情”自己、“心疼”自己、“可怜”自己、“放纵”自己，要以严格的要求、严厉的措施、严明的规矩，把自己管住、管紧、管好，把自己逼上研究工作的“风口浪尖”“谷底深潭”，让自己集中时间、集中精力，挑灯夜战、彻夜不眠，成为红色文化研究工作的行家里手、标兵榜首。有恒心。研究工作，既是一项比较枯燥的工作，也是一项时间长、见效慢的工作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、不可能“朝发夕至”，大家不能急于求成，不要想立竿见影，不要盼早上栽树、晚上成荫！必须有耐心、有恒心！做到坚持不懈、持之以恒！

要虚心。做研究工作，还要有虔诚之心、谦虚之心，要虚心学习、虚心求教，虚心做人、虚心办事。

第二方面，在工作上、实践上要抓住“四个关键环节”，扭住“十个关键词”。

“四个关键环节”是吸收、加工、产出、促销。在吸收环节里要做到多读、多看、多听，在加工环节里要做到多思、多想，在生产环节里做到多写、多练、多改，在促销环节里要做到多投、多发。这十个“多”，就是我所说的“十个关键词”。

所谓吸收环节，就是学习环节，大家要做



《山君》初版封面

做到眼勤、耳勤，多读、多看、多听。因为大家是做红色文化研究工作的，所以必须广泛阅读；因为只有广泛的阅读才能够获得丰富的史料、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。“多读”“多看”“苦读”“精读”是做好红色文化研究工作的基础，尽可能地吧有关金寨的党史、军史以及红色历史、红色人物、红色故事方面的书籍多读几本、精读几本，比如《金寨革命史》《金寨红军史》《红色金寨》《金寨英烈》《金寨将军传》《将军县的红色征程》《将军县的红色记忆》《将军县的初心故事》《皖西革命史》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》以及有关红二十五军、红二十八军、红四方面军的军史书籍，等等。尽可能地把金寨的红色历史理顺，红色人物搞熟、感人故事记清。

所谓加工环节，就是消化环节，大家要做到多思多、专心致志、勤于思考。有些历史事件、人物故事都是众说纷纭、各执一词，谁对谁错？相信谁、采信谁？必须经过大家多读多看、反复比较、相互印证、深入思考，必须用心思、花功夫、动脑筋、做判断。因此，做红色文化研究工作的同志，必须学会深入思考，遇到问题多问几个为什么、多想几个怎么办，把问题想透、把思路捋清。

所谓生产环节，就是运用环节，大家要做到手勤、嘴勤，多写、多练、多改。做红色文化研究工作，最终要将研究的成果呈

黄鹄似蛇似蚓，滑赛泥鳅，有“夏令之补，黄鹄为首”之美誉，也是我小时候的最爱。少年的我喜欢跟着比我大两岁的哥哥捕黄鹄，不仅可以打牙祭，还可以挣点零花钱，贴补家用。

冬去春来，天气变暖，爷爷用竹篾给我们编了许多黄鹄笼。圆柱状的笼子约有40厘米长，笼子进口一端呈喇叭形，尖尖的蔑头朝里，形成倒喇叭，黄鹄易进难出；出口一端用水塞堵住，笼中放穿蚯蚓用的竹签。爷爷传授秘诀：粪团泡过的笼子更利于引诱捕捉黄鹄，我们便把黄鹄笼抬到猪圈边泡着。

下午放学一到家，我就到猪圈里挖蚯蚓，哥把黄鹄笼子从粪函里捞出来，湿漉漉，臭烘烘的，我也顾不上这些，拔掉水塞，取出竹签，就把蚯蚓往竹签上穿，蚯蚓扭动着身躯不肯就范，竹签怎么也穿不进去，我急得满头大汗。哥拿住蚯蚓，使劲往地上一摔，蚯蚓顿时缩紧身子，变得粗大起来，他左手捏住蚯蚓，右手拿起竹签，对准蚯蚓口，往里一插一抹，蚯蚓就穿在竹签上了，然后把竹签放到笼里，用水塞封口。我如法炮制，果然好使。准备工作就绪，静等夜幕降临。

匆匆扒了几口饭，趁着夜色，我俩抬着笼子，向田间出发。哥找到水沟、水田，把笼子放到水下，用泥块压住，用水草掩盖，同时在旁边做上记号。我俩游走在田埂之间，放下一个个笼子，也放下一个个希望。

夜晚归来，新翻泥土的香味混合着青草味儿，扑面而来，沁人心脾，星光点点，蛙声阵阵。听青蛙唱得这么欢，我们也放声歌唱，尽情享受。

黎明时分，哥摇醒我，直奔田间，收黄鹄笼。薄雾笼罩在田野上，仿佛童话一般。露水打湿了鞋和裤脚，哥猫着腰，循着记号收笼子。“哗”的一声，笼子出水了，哥上下晃一晃，笼里有沉沉的东西在滚动，“这笼里有！”哥兴奋地叫着。当东边天空露出鱼肚白时，我俩已经抬着黄鹄笼子，一路笑声地回来了。

一到家就拔掉水塞，呼啦一下子，黄鹄就倒进盆里。笼里有一条的，也有几条的，还有泥鳅也赶来凑热闹。母亲笑着夸道：“乖乖，你俩真不得了，下了这么多，中午有黄鹄吃喽！”

中午放学时，远远就闻到黄鹄香。我喜欢吃辣，就把辣椒粉往黄鹄里一撒一拌，红黄交映，垂涎欲滴，我夹起一截黄鹄送到嘴里，使劲嚼着，刺刺不需要吐，那滑滑的、辣辣的香酥美食，真是一个爽。

每到周末，我们还把黄鹄拿到十里外的石婆店街上卖。第一次卖黄鹄的经历我记忆犹新。为了能赶上早市，母亲提前为我们准备好手电筒、竹笼，我兴奋得难以入睡。天不亮，我俩就起床，迅速收起黄鹄笼，把黄鹄倒进竹笼，直奔石婆店。路上人很少，我打着手电筒，哥拎着黄鹄，一路小跑，生怕去迟散市了。

天刚亮，我们就赶到街市，蹲在街边，汗渐渐干了，身子有点发冷，眼巴巴地瞅着来往行人。有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，弯下腰瞅了又瞅笼里的黄鹄，直起身走了；一会儿，又过来几个人，晃了晃竹笼，试了试分量，“咋卖的？”“三块。”大金牙说：“这么贵，两块钱卖给我吧！”不由分说撂下两块钱，拎起黄鹄就想走，哥一把夺下黄鹄：“太便宜了，想欺负孩子咋地？”大金牙瞪了我们一眼，悻悻地走了。最终黄鹄以三块钱被一位大叔买走。我们如释重负，手里攥着“巨款”，买了油条包子，哥给我买了一个蝴蝶图案的铁皮文具盒，给母亲买个发卡。我们像凯旋的战士，拿着余钱和东西，有说有笑地跑回家。当哥把剩下的钱和发卡给母亲时，母亲喜极而泣。能给困境中的母亲一丝快乐和安慰，我们觉得自己是功臣似的。时光荏苒，往事如烟。许多经历淡了，忘了，但那黄鹄、“巨款”、铁皮文具盒和母亲落泪的笑脸永远挥之不去。



本版责任编辑：徐缓